



樹 樺 溝

李伯釗 著

七



# 樺 樹 溝

李 伯 釗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樺 樹 溝

李 伯 釗 著

•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 京 東 四 順 條 胡 同 四 號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•

書 號 : (254) 字 數 : 199 千

開 本 31<sup>1</sup>/<sub>2</sub> × 43<sup>1</sup>/<sub>2</sub> 1/32 印 張 11<sup>1</sup>/<sub>16</sub> 插 頁 2

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19000

定 價 (6) 0.97 元

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。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，根據蘇聯的經驗，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，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。沒有農業社會化，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。

——毛澤東

## 主要人物表

- 趙保田——中國共產黨樺樹溝支部書記和行政村的指導員。  
趙佔桂——樺樹溝工會主任。  
高福荃——樺樹溝村農會幹事。  
王根煥——中國共產黨樺樹溝支部青年委員。  
愛玉——樺樹溝的婦女主任。王根煥的愛人。  
劉春華——木匠。  
牛滿則——貧農。民兵。  
高有福——貧僱農。  
李恩漢——新中農。  
老郭——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團長兼第一組組長。  
李明——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一組組員。  
田峪——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一組組員。  
楊永福——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一組組員。前臨縣第五區區委書記。  
魏立亭——縣委書記。

劉雄——退伍軍人。

李振山——退伍軍人。

成保媳婦——中農王成保的妻子。婦女積極份子。

成緒媳婦——中農王成緒的妻子。婦女積極份子。

任清發——貧農。

任清發媳婦——任清發的妻子。

賀永茂——民兵分隊長。

任茂才——貧農。民兵。

張發昇——貧僱農。

王旺保——貧農。民兵。

秦秀英——趙保田的妻子。

李恩英女人——李恩英的妻子。

高廣成——高有福的兒子。曾在王芝貴家當長工放牛。

王慶生——惡霸地主。

王榮昌女人——王榮昌的妻子。

王芝貴——地主。

王芝貴女人——王芝貴的妻子。

刘信誠——地主。

刘信誠女人——刘信誠的妻子。

刘永慶——地主。

賀懷孝——刘信誠的妻弟。地主狗腿子。

刘信福——刘信誠的遠房兄弟。在刘信誠家当長工。

刘猴犢——刘信誠的姪兒。

侯金印——官農。

侯金印女人——侯金印的妻子。

晉西北臨縣最熱鬧的一條街是臨縣正街。共產黨臨縣縣委住在正街西頭朝南一座整齊的大院裏，門前有幾步石階，左右兩旁直立着兩棵大柏樹。

一天下午兩點鐘，臨縣縣委開完黨的活動份子會議。開完會的人走出來，在門外各分東西地散了。最後出來的兩個人，在門口略站了一站，看了一眼天色。前面的一個，有四十歲上下，中等身材，面帶忠厚，穿着一套黑布棉衣褲，腰間繫一條白布腰帶。走在後面的一個，年紀輕些，高高的身材，長得很端正，只是臉上有點雀斑，他走得很快。他催前面步子邁得慢的說道：

『快回去吧，趁早好趕路。』

走在前面的人緊了緊腰帶，答道：

『得趕緊點，不摸黑能趕到家就好。』

兩個人一前一後向東走去。街上滿是人，亂哄哄的。街上又在過隊伍，戰士們的頭上都戴了樹枝做的防空帽，行李伙食擔子都很簡單。看情況這是下吉口開到河西去的部

隊。他們倆在人叢裏擠來擠去，好不容易才走出了正街。後面的人嫌前面那人走得太慢，搶到前面去了，走得慢的那個緊趕慢趕地跟上了他的伙伴。

走得慢的那個叫趙保田，搶到前面去的那個叫高福荃，他們都是臨縣五區樺樹溝的村幹部，開完活動份子會議，趁天黑以前趕回樺樹溝去。

樺樹溝是老解放區，屬臨縣五區管，離白鷺鎮五里路，村裏有百多戶人家。一進村口，有一道長溝，溝的兩旁長着兩行高大的樺樹。夏天，樺樹葉長的又青又密，村裏的人和過路的人常愛到樹下去歇涼。溝口上橫着一洞白石橋，橋上有石欄杆。順橋修的水渠，流着清水。這一帶平川的水地，全靠這水渠灌溉，只在春天山洪下來的時候，若照料得不好，渠水才會漫出來。溝口有座方石砌的高門樓，一進去，分左右兩道溝，左爲柱子溝，右爲南溝。南溝有道拐溝，名桑溝，由桑溝翻過一座小山，是蛤蟆凹，有一片黑綠的松林。村裏老人們說，這是同治年間栽植的。松林中藏着野兔和狐狸，村裏拾柴火的人就見到過。柱子溝住的姓劉的最多，南溝姓王的佔大部，姓劉的也不少。地主老財多住南溝。只有桑溝地小人家少，住的多是雜姓，有姓任、姓白、姓高的，差不多全是外來戶。

趙保田和高福荃一口氣走了三十來里路，差十里就到樺樹溝了。遠遠地望得見蛤蟆

間的松林了；兩人才放慢脚步，一头說，一头走。

高福荃道：『剛搞完了減租減息，战事這麼緊，这会兒又派什麼工作組下來，搞什麼土地改革，只怕顧了这头顧不了那头，完不成任務怎麼辦？还不知道工作組什麼時候來？』

高福荃在縣裏活動份子会上，听說要把樺樹溝做土地改革的重點實驗區，還要派工作組下來，一路上他心裏直在盤算這事情。他知道村裏有些好說嘴的人對自己有些滿意。他們雖不明說，背地裏却言三語四的。他怕風吹到上級耳朵裏去，對自己臉上不好看。他心裏覺得自己在村裏工作，終日忙忙碌碌，却吃力不討好，他有滿肚的牢騷。

趙保田走的很累，沒大理会他的意思，隨口應道：

『你沒听縣委書記說工作組隨後就要派下來了麼？』

高福荃愣了一会，又說道：

『我耳朵又不聾，怎麼沒听見？趙估桂又跑到縣裏開會去了，村裏剩下咱倆孤鬼，撿下一攤子事，誰來支撐？還要準備土地改革，咱可沒長三头六臂。』

趙保田道：『多会才能改掉你那脾氣，一有事你就有牢騷，你不用發愁，不用多少準備也行的，縣上不是說等工作組下到村裏過後才動手嗎？我們好好研究和他們配合工

作就是了。我看这次土改工作不难鬧，剛才縣委書記已經說過，工作組都是从中央機關挑選出來的得力幹部，有這些同志來幫助我們，村裏的工作省心得多。」

高福荃翻着白眼反駁道：「誰說省心？我看也省心不到哪裏去，反正趙估桂老要出差，擱下的事，死活还不是我們頂。」

趙保田道：「頂就頂吧！」

兩人說着話，不覺就走到溝門口，兩人在要分手回家的時候，高福荃叫住趙保田道：

「老趙，你站住听我說，土改的事果真要小不了，我倒想好個主意，你看怎麼樣？趙估桂比我心眼活動的多，留他在村裏工作，出差的事派我去，我和他的工作對調一下，你看行不行？」

趙保田道：「不用多事了，對換作什麼呢？就這樣也行。」他到底沒理會高福荃心裏的意思。

趙保田剛走到自己院子門口，看見閤家大小正在院子裏吃晚飯。他小女兒菱角兒正捧着碗菜飯在吃，猛一抬頭看見趙保田回來了，直喜歡地大叫道：「爹！」捧着個飯碗，連跑帶跳地迎着趙保田走來，一面扭头朝裏屋門裏喚道：「媽，爹回來哩！」

趙保田走到院子當間，鬆下腰帶，擦去額上的汗，揮動腰帶，彈掉身上的塵土，順手把腰帶搭在肩上，吐了口長氣，彎腰蹲下。他女人秦秀英，一手抱着小娃，一手端了碗菜飯從門裏走出來，伸手把飯碗遞給趙保田，一面問他道：

「怎麼遲到這陣才回家？肚飢了吧？趁熱吃上些吧！」

趙保田答道：「渴的很，想喝口什麼。」

秦秀英讓菱角兒替她爹去盛碗稀米湯來。菱角兒跑進屋裏，在門邊伸頭喚她媽道：

「媽，沒碗盛湯了。」

秦秀英道：「把鍋台上那盛酸菜的碗騰出來，把酸菜倒在碟子裏。」

菱角兒不一會果然捧出一碗稀米湯來，遞給她爹。菱角兒笑嘻嘻地瞪着一双大眼睛看她爹喝稀米湯。

趙保田是樺樹溝的黨支部書記和行政村的指導員。他一家大小五口——夫妻倆，三個孩子。頂大的孩子十四歲，駝背，據說是小時候生病，因為家窮請不起醫生鬧殘廢的。二女兒菱角兒，今年才八歲，長的挺乖。最小的女兒抱在懷裏，不滿週歲。他老婆秦秀英，是個把家立業的女人，挑水，拾柴，做飯，奶孩子，下地受苦，也頂得個男人。全憑她，趙保田才能專心一意領導全村的工作。

趙保田在樺樹溝是個很受羣衆歡迎的村幹部。他生來腿勤，不論遠近，拿腿就走。他對人不要態度，平時話不多，可是有斤兩，碰上開會，有說的說兩句，沒說的，就悶着肚細听，辦事爲人，够得上實在二字。在樺樹溝，他當了多年的村指導員。

遠在一九三五年，紅軍東渡北上抗日的時候，趙保田和村裏一個年輕的僱工趙佔桂，就接受了紅軍和共產黨的影響。趙保田那時才二十多歲，紅軍的宣傳隊長謝有法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，他還動員了村裏的青年白長林當了紅軍。紅軍移動的時候，留下了兩個重傷號，病情極重。因爲木村峪離馬路遠，近山，村小人家少，好隱蔽，趙保田就和趙佔桂商量好，把兩個重傷號找好關係，秘密地寄在木村峪的一個貧農家裏藏着。沒料到紅軍一走，白軍就包圍了樺樹溝，趙保田告訴趙佔桂，要他多照顧村裏，自己要回木村峪去安頓那兩個紅軍重傷號的事去，然後偷偷地從蛤蟆凹的樹林裏出村，順着拴牛溝翻山到木村峪去了。等他比重傷號安置在一個妥當地方以後，隔了一夜，才又回到村裏來，在拴牛溝正碰上本村木匠劉春華，劉春華對他說：

『老趙，樺樹溝你回不得了。』

趙保田問：『怎麼啦？』

劉春華道：『趙佔桂一夥人昨晚被白軍抓走了，拘在白鶯鎮！』

趙保田連忙問：「他們說出些什麼來沒有？」

劉春華道：「沒聽說，只听王慶生家裏的人說出話來，說：『捉住的這夥犯人，非砍頭不可。』」

趙保田一听這話，悶了半天，只交待劉春華道：

『你也得留點神，別受害才好。』

說完掉頭就走，仍舊回到木村峪去，和紅軍部隊留下的兩個重傷號商量：

『離開這兒吧！白軍會搜來的，那時就遲了。』他找了兩個可靠的年輕人，和他一塊替換着背着重傷號，按着紅軍指導員留下的地址，連夜地去取聯繫。他們走了一天一宿，才聯系上部隊，把重傷號同志送到部隊駐地，把村裏白色恐怖的情形也告訴了他們。部隊指導員說：

『老趙，你做得很對，趕快回吧，這兒馬上要作戰。』

說罷，讓通訊員帶他們去吃過飯，還每人給了盤費。趙保田帶着木村峪的兩個青年人往回走，兩宿沒睡，兩眼通紅，兩腿發酸，離樺樹溝還有十來里地，在山凹裏就躺下了。一覺醒來，滿天閃着星星，他們三個人乘着月光回到村裏。趙保田还是不敢出頭露面，藏在木村峪好些日子。正好趙佔桂的親舅舅也住在木村峪。趙保田深夜裏冒着危

險，偷偷地去樺樹溝找到劉春華木匠，讓劉春華去說動趙佔桂的親舅舅上白鷺去把趙佔桂保出來。

劉春華問道：「能保不能保？」

趙保田說：「十成有八成能保了，他舅舅過去侍候過白軍邱局長，爲他養過騎驢，連帶上這老關係，保保試試看。」

趙佔桂果真被保出來了，趙保田这才介紹他入了共產黨。

抗日戰爭剛開始，趙保田聽說八路軍就是過去的紅軍改編的，和人借了盤費，連夜趕到運城，和八路軍辦事處取了联系，在樺樹溝組織了共產黨的秘密支部。支部領導羣衆，向地主劉信誠開火，第一砲就打响了，口号是「合理負擔，公平合理」，樺樹溝的羣衆都得到過利益。提起這些歷史來，誰不說他是「有功之臣」。

再好的人總有個小毛病，趙保田的毛病是：愛偏心袒護幹部，他常說：

「『當年狗都嫌』，這些年打鬼子，門頑固，徵糧徵草，派担架，說服民兵歸隊，攬上一攤子惹人的事，發起火來，捆一繩子，罵上一句半句，算不了什麼。」

有人反映村裏農會幹事高福奎作風不好，工作壞，他又說：

「千條不是一條是，人家是門過地主，出過力，爲羣衆辦過事的。」

剩下的『千條不是』，他就懶得花心思去理了。那曉得這風聲傳到高福荃耳朵裏，拿了當寶貝听，也学着說：

『我高福荃千條不是，總有一條是……』還自以為很得意。

高福荃是樺樹溝的農會幹事，這人很不受羣衆歡迎，衆人送他個綽号叫『高潑浪』。『潑浪』就是担貨郎担的人手裏搖晃的那個卜咚卜咚的傢伙，用來招引買主的玩意兒。意思是說，樺樹溝有了『高潑浪』，村裏人就不得安寧了。羣衆怕他不給義倉吃，他又

有『上級』撐腰，誰敢冲撞。有一回，羣衆說：

『高福荃，你的猪吃了人家地裏的青苗啦！』

他不但接受羣衆的意見，反而直眉瞪眼地訓了人家一氣，架子十足地道：

『誰的猪嘴戴了籠頭的？』

這以後，誰好意思再說他呢？

他自从当了農會幹事，好像做了老百姓的上司，放着自己九佃坪十畝平地不種，硬

派民兵代耕，整天在村裏搖來擺去，和任清發老婆渾名叫『石雞紅』的鬼混。

趙保田和他好言好語地說：

『福荃，該娶媳婦了，二十打幾，快三十出头的人了。』

高福荃推說道：『沒合適的，我能去搶人家的閨女不成？』

趙保田道：『一說，你就和我強嘴調舌的，羣衆对你生活作風意見可大哩！』

高福荃把手一揚道：『人家說的你都信，独我的話你就一句不信，橫豎羣衆对我有成見，調我工作吧，任做什麼都可以，樺樹溝的工作幹不了了。』

趙保田听見高福荃說調他工作也不只一次，一提調他工作，趙保田就不言語了。他心裏想：趙佔桂三天兩头老出差，他手邊得抓個人幫助呀，教育人也要慢慢地說通思想才对，這問題就這麼年長日久地拖下去了。

## 二

高福荃和趙保田分手以後，回到家裏，撥開火，熱上早起剩下的菜飯，胡亂吃喝一頓完事，碗筷也懶得洗刷，擱在鍋台上。一個人待在窩裏，悶的慌，心裏發毛，順手拿了根旱煙管，慢慢踱出窩門，隨着步子走，不覺就走到任清發的窩門前。他从窩洞裏望見窩內點了灯，窩門是虛掩着的，任清發不在家，任清發媳婦一個人站在炕沿，用手撥灯芯，手指沾了點灯油，她便使手抹在烏黑的髮髻上。高福荃在窩前站了一會兒，就从